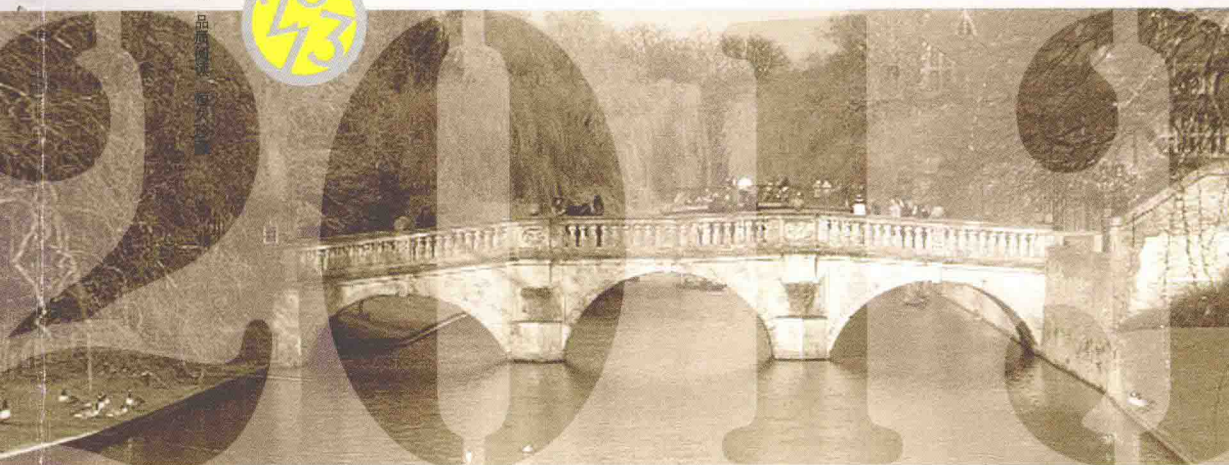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2013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郑州师范学院】姚甜甜《复仇》

【湖南科技学院】李砚青《流动的夜晚》

【上海中医药大学】于业《空城》

【北

【贵州师

【西安文理学

【四川旅游学院】陈吉《六月孤鸟》

【西北大学】施鸽《海尔芙拉》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邹佳良《电话》





漓江版年选
一年一度的文学盛宴
源自十七年如一日的品质守护

黄凉的月色倾斜着洒落，映照墙上母亲，有一瞬间，隔了四年的时光，他看到性格刚强的母亲微笑得是那么的荒凉，赵志良落了泪，其实也不是多么的伤心，完全不由自主罢了。

张成旺仍然在院子里尥蹶子一样狂喊着，你狗日的有种跟老子打一场啊……像一头困兽，倒把自己逼得满眼翻卷的都是泪意。待看清赵志良盯着墙上的眼神，他不吼了，长叹一口气，说，你狗日的回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走街上！

是的，他是沿着河堤悄没声息地回来。

——郑州师范学院 姚甜甜《复仇》

她一直记得，那个暮色渐深的黄昏，夕阳斜照，她看到的他，黑白条纹 T 恤，发皱的牛仔褲，干净的球鞋，斜斜地靠在单车座椅上。一只手插兜，头轻轻地向一边侧着，眼神一副无所依傍的样子。

她穿着一袭白裙下楼把稿子交给他，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微笑着说了声谢谢，然后就离开了。

她看着他的背影远去，转身上楼。她注意到那天院子里的蔷薇花开得很盛，薄薄的花瓣轻轻坠落，空气中有若有若无的香气。

——北京师范大学 赵亦然《沉》

面对同学们温热的作品，我依然在思考。一些词汇再次在我脑海里浮现：纯洁、干净、单纯、复杂、浑浊、污染……

雾霾和嘈杂已经击打我的窗户，包围我的生活。我不得不开始关注身边的一切。现实是芜杂的，也是氤氲的。同学们，我们是有血性和良知的青年，我们不能逃离现实，我们何不一起来面对？！或许，在雾霾散去之后，我们看到的将是另外一番更加绚丽的景致。

关注生活，关注现实，是文学的责任，我们必须面对。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去体验、感知现实给我们带来的创痛、欣喜与挑战。

行动吧，同学们，下一届征文，希望读到离你们生活更近的作品。

——冰峰《记忆、想象与现实（代序）》

扫描二维码



关注作家网微信



ISBN 978-7-5407-6949-9



定价：59.80元（上下）

／／责任编辑：虎俭克／／王楠／／封面设计：石绍康／／

2013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下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全2册/冰峰主编;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07-6949-9

I. ① 2… II. ① 冰… ② 中… III. ①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8629 号

2013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上下)

选 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主 编 冰 峰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 楠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41.25

字 数 7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7-6949-9

定 价 5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记忆、想象与现实（代序）	冰 峰/001
--------------------	---------

（上）

复 仇	郑州师范学院·姚甜甜/001
流动的夜晚	湖南科技学院·李砚青/013
空 城	上海中医药大学·于 业/044
沉	北京师范大学·赵亦然/063
麦香里的核桃树	贵州师范学院·胡万菊/073
徐小白的幸福留在梦里	西安文理学院·尚子义/105
六月孤鸟	四川旅游学院·陈 吉/113
海尔芙拉	西北大学·施 鸽/127
电 话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邹佳良/143
我叫狗子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皮诺曦/158
灰色少年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封 尘/176
夕阳西下时	山东省临沂大学·许志超/185
墓	广西民族大学·金 浔/190
女儿怨	湖南省吉首大学·石雯霖/202
贞节碑	陕西省宝鸡文理学院·程 丹/213
实习生	深圳大学·欧明蔚/219
偷窥癖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张 茹/223
母亲的一天	海南师范大学·鲁 静/226

遭遇城管执法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王 鉴/233
挂失卡,请上交	中南大学·黄 华/235
鸡	西北师范大学·涛 涛/241
吻 痕	青岛大学·段晓琳/257
斯德哥尔摩	北京联合大学·李 唐/268
桃源之外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静 颜/280
金链子	三峡大学·邵 元/303

(下)

九爷爷的咒语	山西师范大学·鬼 鱼/315
六只眼,五只眼,三只眼	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左娇娇/382
米河流影	华中师范大学·杨 洋/389
手 机	西北师范大学·刘一弓/402
倒计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绿 葵/410
沉默如鱼的呼吸	西南大学·潘云贵/416
谜	黑龙江工业学院·顾彼曦/427
忧伤颜如舜华	贵州民族大学·杨 雪/447
雨中的向日葵	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盛摇摇/457
谎	河北省燕山大学·曹嘉元/468
回 家	延安大学·刘玉林/471
家族遗传	中国人民大学·王 浪/475
死无葬身之地	湖北大学·苏宛在/482
一河孤星	贵州师范学院·孙金贵/489
希望终年不遇	中央民族大学·李 东/515
黑暗生存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张艺腾/620

附 录:第四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
征集、评奖、出版活动·获奖名单/642

九爷爷的咒语

山西师范大学/鬼 鱼

1

一支疲惫的骆驼队被牵进屠宰场的那天下午，胭脂河泛滥的河水第六次滚过了芦苇荡和打麦场。河水像长着触手的怪物一样，围着老莫豆腐坊的湿软墙角环绕了一圈后，张牙舞爪地从四面八方爬满了苍耳镇的大街小巷。那是大暑后的第五天，金龙的第二个妻子在婆婆的抱怨中为田家生下了第三个女儿。那时的苍耳镇还是一排排火柴盒一样矮小的民居建筑，家家户户忙着做一种古老的糕点，来祭奠即将到来的秋天的神灵。十天以后，残留的河水慢慢消失，死鱼死虾的尸体在街道上显露出来，整个苍耳镇笼罩在一片腐败的腥臭味道当中。铺天盖地的乌鸦从遥远的地方飞来聚食，黑压压隔断了苍耳镇的交通。九爷爷一遍一遍地对九奶奶的遗像说，又死人了，又死人了。多年以后，当那场水祸被当作旧事重提时，苍耳镇的人总觉得他们身上还带着一股洗不掉的臭鱼烂虾的浓烈腥味。

自从九爷爷说过那话之后，苍耳镇络绎不绝地死了很多。那句话就像长着脚的咒语一样，紧紧地缠上了很多人。几年下来，顶着咒语死去的人接连不断。这些人死去的方式千奇百怪，一度在苍耳镇闹得人心惶惶。而在那些死人中，我的死法又比较特别。大家都是千篇一律地从活着经历了死亡，我不一样，我一生下来就是个死人。

尽管我一生下来就是个死人，但我不是在那句咒语之后死去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死的人是我的小哥哥。我的小哥哥天生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生都是不幸的。从我母亲肚子里落地的那一刻，那些不幸之气就像那句看不见的咒语一样，

紧紧地缠上了他。

我的哥哥出生的那天下午，我那泼妇一样的母亲正坐在金龙家的院子里打麻将。当时，她已经连输五把，并且欠了很多钱。苍耳镇的人都知道我母亲打麻将一向的德行，只有她赢别人的钱，别人要从她口袋里掏出半个子儿，那是绝无可能。我母亲打麻将有两个原则，一是从来不在自己家支麻将桌，二是出门打麻将绝不带钱。时间久了，她便没有了在苍耳镇上麻将桌的机会。而那天她之所以能时隔两年再上苍耳镇的麻将桌，完全要感谢光棍李三斤。因为李三斤中午在老莫豆腐坊赊了一碗隔夜的坏豆腐。

当时，输了钱的李三斤垂头丧气地路过老莫豆腐坊。他看见老莫在磨黄豆，于是他就对老莫说，老莫给我赊一碗豆腐，一早上老子都他鸡巴娘的输光了。老莫对李三斤说，豆腐还没做出来，你就是拿钱来买也没有啊。李三斤眼尖，他指着灶台上的一盆豆腐冲老莫嚷嚷，老莫你个驴日的欺负我是个光棍不是？明明有豆腐你怎么说没有？老莫陪着笑脸说，那是昨天下午的豆腐，坏了，不能吃。李三斤不信，他说，坏了？我看是你老莫的良心坏了，我一说赊，你个驴日的就说豆腐坏了。你摸摸你老莫的良心还在不在？当初要不是我爷爷把你爹从狼嘴里抢下来，能有今天的你？人可不能忘本。还有你家孙女莫花花，那一次要不是我李三斤，恐怕她早就让李光荣的汽车压断了腿。别说赊你一碗豆腐，我就是白吃你一碗豆腐那也不算啥鸡巴事！老莫知道再不给李三斤吃一碗豆腐，他肯定会把那些翻了几百遍的陈年往事再翻一遍。他无奈地对李三斤说，好了好了，你吃吧，你随便吃吧。不过我事先声明，这豆腐搁了一晚上，确实是坏了的，你要是吃出个好歹来，可不能怪我没提醒你。老莫这么一说，李三斤就知道老莫说的是真话，可他话已说出，要是不吃，那就证明自己是个怂蛋。李三斤也明白，不管豆腐是好是坏，只要它管饱就行。只要肚子鼓起来，爱好爱坏呢，反正吃什么到肚子里终究要变成尿尿的。于是，我的哥哥出生的那天中午，输了钱的李三斤死皮赖脸地踹在老莫豆腐坊的门槛上吃了一碗隔夜坏豆腐。吃完了坏豆腐，李三斤依然趾高气扬，他对老莫说，老莫你个驴日的别看扁了我李三斤，虽说我们家败落了，可我李三斤还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豆腐钱我下午就给你送来。

那日下午，吃了一碗隔夜坏豆腐的李三斤在麻将桌上拉肚子了。即便拉肚子，李三斤也很高兴。他不仅赢回了早上输掉的钱，还赢了相当于吃十二碗老莫家豆腐的钱。李三斤离开麻将桌去厕所的时候对大家说，都别动，等我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可是输了钱的大家一致认为，李三斤借口拉肚子揣着钱跑了。大家全都怒发冲冠起来，集体骂李三斤真不是个东西，见钱眼开，掉进钱眼里了，赢了几个小钱就高兴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当然，大家都还忘不了再一次翻李

三斤的父亲李金斗，在活着的时候捡了三块钱买了一只烤肥鹅的往事。

他们说，有一年李金斗在路上捡了三块钱。捡了三块钱的李金斗很高兴，于是他就到苍耳镇鲁记烤鹅铺里买了一只烤肥鹅。可是李金斗提着那只烤肥鹅刚回到家，就被老婆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李金斗的老婆说家里都没钱买灯油了，李金斗竟然还有闲钱买烤肥鹅吃，她问李金斗是不是背着自己存私房钱了，存了多少，赶紧让李金斗一个不剩地全部上交。李金斗言明是自己在路上捡了三块钱，然后上镇上鲁记烤鹅铺买了一只烤肥鹅，不敢独吃，就一路小跑着提回来孝敬老婆，不信可以去向拾粪的老王头证实，因为他亲眼看见自己捡了那三块钱。为此，老王头还悔恨得自己扇了自己俩大嘴巴，因为平素他都是只低头看路上的粪，不抬头看路上的人。恰巧当时他和李金斗一起走路，顺便抬头寒暄几句，地上那三块钱就让李金斗捡到了。为此他懊悔地扇了自己两个大嘴巴，他发誓以后走路绝对只低头看粪，不抬头看人。要是再抬头看人，就让他一辈子再也拾不到粪。李金斗的老婆当然相信李金斗的话，她知道，就算借给李金斗一百个鼠胆，李金斗也不敢偷偷存私房钱。当天晚上，李金斗就和老婆吃完了那只烤肥鹅。当然那不是往事的重点，重点是他们吃完了烤肥鹅却舍不得洗手。因为他们的十个手指头上全浸满了烤肥鹅油，要是洗了手，就浪费了那些香喷喷的美味。于是，他们决定不洗手了。在接下来的那几天里，那十个手指头就成了李金斗夫妇的调味佳肴，李金斗和他老婆一吃饭就咂手指头，那十个沾满肥鹅油的手指头竟然被他们整整咂了三天三夜。

据说那个故事是从老王头那里流传出来的，至于真伪，李三斤向来不信。因为李金斗夫妇活着的时候，没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从他们死后才开始流传的。李三斤曾为那个故事打过老王头，理由是老王头败坏他父母的名声。他说，他父亲捡了三块钱买了一只烤肥鹅那可能是真的，但咂了十个手指头三天三夜绝对是假的，老王头之所以那么说，只是因为他父亲当时没有分肥鹅给他吃。为此，老王头被李三斤打肿了一面老脸，从此以后，关于李金斗捡了三块钱买烤肥鹅的故事再也没人敢公开说过。当然，私下里大家还说。尤其是当李三斤惹谁不高兴的时候。我的二哥哥出生的那天下午，李三斤因为赢了钱要离开（其实他真的是要上厕所去），惹怒了打麻将输了钱的人，于是那个故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苍耳镇的人喜欢旧事重提。

我母亲向来是一个很会煽风点火的女人。当大家再一次提起李金斗的往事时，她顺势也顺利插嘴了。她说，这算个什么？李三斤一家掉进钱眼里的事还不止如此呢。我母亲说，你们知道李金斗的父亲埋葬的时候半路从棺材里面滑落出来的事吧。大家说知道啊，怎么了？当大家那么一问，我母亲就审时度势地坐到

了原本属于李三斤的板凳上和大家打起了麻将。我母亲说，因为李金斗的父亲死了以后睡的根本就不是棺材，而是他们家的驴槽。那可是个具有爆炸性的奇闻，有谁死了以后是睡在驴槽里面的么？大家都很好奇。当然，我的母亲很清楚自己的故事不能白讲，她伺机等着上麻将桌不是一天两天了。于是，在我的小哥哥出生的那天下午，我母亲坐在金龙家的麻将桌上，边招呼大家打麻将，边给大家讲起了李金斗的父亲死了以后睡的是驴槽，不是棺材的故事。

我母亲说，李金斗的父亲在快要死的时候把李金斗叫到身边嘱咐，不要浪费钱买棺材，但在他死后只用一张草席就把自己卷着埋了又不体面，大小他也算个地主。他用最后一丝气息对李金斗说，我看家里的那个驴槽像个棺材，只是缺了一块盖子，我死了以后你就把我葬在驴槽里吧，再找一块木板盖上随便埋了就好。在李金斗的父亲死后，李金斗真的就把他的父亲葬在了驴槽里，至于缺的那块木板，他卸了家里的一扇门。只是李金斗的父亲没有想到家里的驴槽风吹雨淋日晒，业已腐朽，于是棺材被抬到半路时，他就从驴槽里滑落出来了。他从驴槽里一滑落，那几个抬棺材的人就被吓破了胆，顺势把棺材扔到地上哭爹喊娘地跑了。李金斗的父亲终究还是被一张草席卷着埋了，因为驴槽已经被摔得七零八落难以聚合。最终，李金斗的父亲不仅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反而使家里损失了一个驴槽和一扇门。

那天，我母亲给大家讲的故事大概就是如此。由于我母亲一贯有说起什么事来就会添油加醋的本事，所以那个故事从她嘴里讲出来自然要比从我嘴里讲出来精彩。等到我的母亲讲完了李金斗的父亲从驴槽里滑落的故事，讲完李金斗父亲的父亲年轻时以乞讨为生的故事，再讲李金斗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因为偷一个铜钱而被割去一只耳朵的故事时，大家终于发现了我母亲的阴谋。我母亲忽略了一个在苍耳镇人所共知的事实，李金斗父亲的父亲根本就没有父亲。李金斗父亲的父亲的母亲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很多年前，她于一个东方既白的早上，腆着大肚子来苍耳镇的路上晕倒产下李金斗父亲的父亲就悲惨地死去了。李金斗父亲的父亲是在苍耳镇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就在那个时候，大家有如神人指点一般地纷纷记起了我母亲从前打麻将时劣迹斑斑的往事。我母亲是一个无赖，我母亲是一个泼妇，他们全部那样说。他们一起叫嚣着让我母亲还钱，他们像我胆小如鼠的父亲李光荣的汽车跑起来一样愤怒无比。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仅输了钱给李三斤，还让我名声一向很坏的母亲当傻子一样耍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忽然记起来我母亲在多年以前还欠着他的赌资，他暴跳如雷，他的愤怒像洪水一样迅猛，他将桌子砸得离地三尺。他的情绪像领袖一样带动了他们，他们骂我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们骂我母亲是一个不

知廉耻的泼妇，他们甚至还推搡了我母亲。他们完全忘记了我母亲是一个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孕妇。

就在那嘈杂重叠的辱骂声里，我母亲绝望地捂着肚子像被宰杀的母猪一样嚎叫开来。她的嚎叫声势震天，仿佛被雷公捉拿一般，几乎半个苍耳镇的人都能听见。多年以后，当我母亲在我死去的小哥哥那矮小的坟包上堆满最后一把黄土时，她忽然想起了我的小小哥哥出生的那天下午，以及那个下午她当着推搡她的那些人吼出的那句话。她带着悔恨的眼泪回忆起了那个到处都充满着邪恶空气的下午，在那个已经远去多年的下午里，她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在清晰的记忆里，她看见那些逝去的往事像电影一样漂浮在她的眼前。眼前人影恍惚，在变了形的辱骂和指责声里，她看见了很多扭曲的嘴脸。在眼前的影像中，她看到了多年以前的自己。那个时候，她曲抱着有如一颗大枣一样的肚子，翻滚到了麻将桌子下面。之后她看见一张张惊诧惶恐的嘴脸在晃动摇摆，她歇斯底里地对那些嘴脸吼道，骂吧，打吧，有种你们他妈的弄死老娘吧。老娘和老娘肚子里的孩子就算做了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群驴日的！

无论如何，我的小小哥哥出生在金龙家，那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据说那天下午金龙的母亲也在，并且我的小小哥哥就是她亲手接生的。那个年老的妇人有着非常丰富的接生经验，从四十二岁那年成功给自己家的驴接生以后，她就摇身变成了苍耳镇的第二个接生婆。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婴，那是金龙的第一任妻子所生。后来，那个女婴起名叫招弟，招弟六岁时在胭脂河捞鱼失足落入水中不知去向。七天以后，金龙的第一任妻子抑郁而终，留下了三岁的女儿跟弟。跟弟四岁时，金龙迎娶了胭脂河对岸做醋人家的寡妇女儿做第二任妻子。同年，那个没有开过怀的寡妇在婆婆的接生下产下了田家的第二个女儿，起名叫念弟。

就在为我的小小哥哥接生之前不久，金龙的母亲接生了自己的第三个孙女。那一天，胭脂河第六次泛滥，河水像海水一样翻滚着舌头向打麦场咬去。场上的稻草人瞬间让饥饿的河水扑倒，遍体鳞伤地躺在胭脂河中顺东而去。之前，那些穿着孩子衣服的稻草人曾成百上千地矗立在打麦场上，以吓唬前去偷食的鸟类。远远看去，被河水扑倒的几百个稻草人像极了几百具顺河漂浮的婴儿尸体，那景象异常惊悚诡异，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自己的错觉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的金龙连滚带爬到屋里对母亲说自己看到了胭脂河漂浮着死去的小孩，那位年老的妇人对儿子的见闻麻木到不动声色，二十多年的接生历史已经让她对死人不再恐惧。可是当金龙几乎带着哭腔说到那是几百个小孩的尸体时，她伸向即将临盆的儿媳的双手还是明显地抖动了起来。年老的妇人像疯子一样转身把金龙推搡到门外，她仿佛预见到了什么，她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道，它们来了，它们找我报仇来了。

我的水哥哥出生的那天下午，我的母亲在生产上几乎没遭什么痛苦。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后来对我那胆小如鼠的父亲骄傲地说，老娘我生老三就跟拉了一泡屎一样，顺畅得很。那说明我母亲对我的水哥哥的到来并不尊重，有哪个母亲说生自己的孩子就像拉屎一样的么？我的水哥哥是一个不幸的人，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就不幸。

我的水哥哥的不幸在我们家似乎来得自然而然，可是金龙的母亲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从我的水哥哥出生在他们家，那位年老的妇人就极力怂恿自己的儿子认我的水哥哥做干儿子。我母亲几乎沾染了女性应有的全部坏习惯，她对金龙做我的水哥哥的干爹那件事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目的是贪图那些认干儿子的礼品。我的水哥哥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李光荣远在内蒙古开汽车。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却已经有了一个干爹。

我的父亲李光荣在离我的水哥哥满月还有两天时开车从内蒙古赶来。第三个儿子的到来并没有给疲惫至极的他增添多少欣喜之情。家里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计划生育罚款额巨大，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开着汽车跑更长的路程。我的水哥哥满月之时，方圆几十里的亲戚都赶来庆贺。那一天，我母亲红光满面，她一身喜气笑对所有宾客。当大家齐夸我母亲的肚子为我们李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时，她的笑容比茶靡的花朵还灿烂。而我的父亲似乎显得心事重重，他唯唯诺诺的做事风格让我泼妇一样的母亲很不满意，他被我母亲直接取消了苍耳镇的父亲在满月之时给孩子起名的权力。满堂宾客问到我的水哥哥叫什么时，我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老大叫进金，老二叫添银，按惯例，老三就叫发财吧。

我的水哥哥李发财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在三个月之时就被我母亲粗暴地强行断奶，此后的日子，他一直靠廉价奶粉充饥，营养不良的他显得面黄肌瘦。会行走之后，他的行为变得怪异无比，凡是有猫出现的地方都是他最喜欢的去处。他总是抱着不同的猫自言自语，不管多么凶煞的猫在他怀里都会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他经常被人发现在偏僻的地方抱着猫睡觉，人们甚至发现有一次他竟然和猫一起活吃生鱼。我母亲很害怕，她被金龙陪着将我的水哥哥送往医院。除了营养不良，他是个正常的孩子，医生那样说。我母亲无奈地带他回了家，她觉得我的水哥哥长大了应该会好一些。我的水哥哥一直穿着李进金和李添银的旧衣服日渐长大，可他仍然像猫一样我行我素。我的水哥哥是一个不幸的人，他以动物的成长方式在苍耳镇孤独地生存。苍耳镇的人都说我的水哥哥李发财上辈子是一只猫，他的身上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阴气。

我的水哥哥李发财在离自己死期两年时，被人贩子用一条鱼从苍耳镇的集市上拐走。那个人贩子是一个外乡人，专门将拐骗的小孩致残来为他乞讨钱财。在

拐走我的二哥哥之前，已经有七个健康的小孩遭他毒手。那七个小孩来自不同的地方，早上他们被外乡人分散丢在城市某个繁华的地方，夜晚集中关在肮脏潮湿的地下室里。他们不能相互交流，因为他们全部被毒哑了嗓子。他们像有生命的垃圾一样在城市里爬行，我的二哥哥是他们当中第八个不幸的孩子。他在河南洛阳被人贩子毒哑了嗓子，打断了腿脚。他在那个城市里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爬行生活，他没有了生命的尊严，他活得抵不上一只流浪猫。他不敢睡觉，挣不到钱他没有饭吃。他曾在洛阳的一家饭店门口捡到一小块鱼骨头，他奉为至宝。他将它藏在身上舔食了一个夜晚，那是他在那两年惨绝人寰的爬行日子里过得最幸福的一晚。

后来，他和那七个受难同胞跟随人贩子转移到了山西大同。当时我的父亲李光荣停车在那里休息，他在吃饭时认出了爬行乞讨的儿子。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叫来了警察。我的二哥哥和他那七个受难的同胞意外获救。

我的二哥哥几乎已经痴傻，他满身伤疤。他怕光怕火怕一切发亮的东西。他的双腿因为骨折已经变形。他被我的父亲带回苍耳镇后，我母亲几乎很平静，除了象征性的几声干号，她没有再显出欣喜或是悲伤。李进金和李添银那对双胞胎兄弟和我母亲一样对我的二哥哥避而远之，仿佛从来不认识他。我的二哥哥在苍耳镇过起了孤独的爬行生活，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他夜不归宿，他和猫睡在一起。他最终也没能熬过九爷爷咒语响起的那个夏天。不久，他的尸体被他的干爹金龙在一个草垛上发现。他蜷缩成一团，就像一只瘦小的猫一样。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条已经发臭的小鱼。

我的二哥哥李发财是一个不幸的人，他仅仅活了六年。我虽然一生下来就是个死人，可我没有遭过生不如死的罪。我的父亲李光荣将他葬在了胭脂河边。他信从那个传说，我的二哥哥上辈子是一只猫。苍耳镇上鱼最多的地方是胭脂河，我的父亲觉得那里最适合他的三儿子住。

2

我的二哥哥死后，那些死去的人就像他的追随者一样，前仆后继。九爷爷还在一遍一遍地说那句咒语，又死人了，又死人了。不过那时谁也没将他的话认真对待，他们只是觉得九爷爷已经老得记不清自己活了多少岁了。他已经双眼犯浑，口齿不清，他肯定是老糊涂了才那么说。

第二个死去的人是金龙的第二任妻子。她的死法也比较奇特，家里宣言她在

夜里走路跌入阴沟，当晚她便香消玉殒了。她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差几个月才满三十岁。我比较同情她，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的命真的很苦。除了我的小哥，苍耳镇再也没有比她命苦的人。

那个命苦的女人有一个同样命苦的名字，她叫杨花，听上去就有一股寡妇气象。所以后来她真的就做了一百天寡妇。那不能怪她，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就算给她起了很喜庆的名字，对她来说跟杨花那个名字带给她的感觉也相差无几。名字是给别人叫的，自己不叫自己的名字，是好是坏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苍耳镇的人都那么认为，所以大家的名字起得都很随便。要是用那些文绉绉的话说就是不考究。其实相对来说，杨花这个名字还是有点考究，只是听起来有一股寡妇气象。

杨花在结婚之前就是不完整的姑娘了，这在苍耳镇人所共知。所以后来她才嫁给了赤脚医生病怏怏的儿子。赤脚医生行医数年，遍走乡里，他医术算不上好，但认识很多人。后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去认识人，那并不是他的喜好，是为了他病怏怏的儿子。他的儿子做过罪大恶极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他儿子的事情。他深知事情一旦漏风，他的儿子将终生无法抬头做人。长久以来，他一直守口如瓶。所幸他的儿子做下那件丑事是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城市，只要他不说，别人就无法知晓。他整日在殚精竭虑中度过，他的儿子回家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里，他的儿子经常躺在床上，精神时好时坏。他不能再等了，他必须要为儿子或者整个家族做那件事情。

就在赤脚医生为儿子的事情寝食难安的时候，杨花和老师的事情败露了。杨花和老师的事情在苍耳镇被传得沸沸扬扬。饭后茶余的人们几乎都在议论那件事情。那件事情经过和我母亲有相同本事的女人添油加醋，已经与事实相去甚远。无一例外，她们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杨花身上。她们说，老师是教书育人的圣人，怎么会干那样伤风败俗的烂事？必定是杨花想男人想疯了才去勾引老师。她们说，别看杨花生得漂亮，其实一看她就是狐狸精转世投胎，骨子里就带着一股气。

后来老师的妻子带着孩子到学校闹事，扬言要和他离婚。再后来，老师回城里去了。回城里之前，老师曾在一个夜晚到胭脂河对岸的做醋人家找杨花。据说那天老师被做醋人家的族人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沿着胭脂河逆风仓皇而逃。

事发以后，杨花一直被做醋人锁在家里，醋坊里的醋卖得比以往少了许多。大家都说做醋人的醋做得不如以前酸了，满罐子都是骚气。做醋人无奈地关闭了祖上传下来的醋坊。后来有人看见杨花在对岸的胭脂河边洗衣服，她比之前更漂亮了。人们说，杨花洗衣服的时候，胭脂河里的鱼就会聚在她投落到河里的影子边。人们又说，杨花是西施转世。那是苍耳镇的男人说的。他们开始主动与杨花

讲话，他们发现杨花长着一口好牙，她笑的时候风姿绰约。渐渐地，他们敢和杨花开玩笑，他们发现杨花原来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后来，大家似乎忘记了杨花和老师的事情。大家都说杨花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可是没人来到做醋人家提亲。杨花已经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赤脚医生带着厚重的礼品，挑选了一个阴雨霏霏的傍晚来到胭脂河对岸。他轻轻叩响了做醋人家的大门。他对做醋人说是来给儿子提亲的。做醋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杨花做下那件事以后，他已经明显地苍老了。他惭愧地对赤脚医生说，自己的女儿不是完整的姑娘了。赤脚医生似乎并不在乎做醋人说的话，他说，亲家，我的儿子自打上了大学身体就不好了，索性回了家休养，你是知道的。外人都以为他得了什么大病，其实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说他就是突然从小镇到了大城市。你知道的，他一向都胆小，连杀鸡也不敢。他在城市里看见那些大车小车在路上飞跑就头晕，他连马路也不敢过，他还害怕那些高楼大厦，他时刻担心它们会掉下来砸死自己。他在城市里吓得发抖，他没有福气待在城市里。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小镇孩子，所以我就接他回来了。他一听见汽车经过门前他就发抖。我不说，外人还以为他得了什么病。他到了娶亲的年纪，没人敢给他说亲。亲家，我是没办法才来找你的，我们不在乎杨花是不是姑娘身子。

那天夜晚，做醋人家灯火通明。赤脚医生和做醋人彼此酩酊大醉。次日，祖上流传下来的醋坊重新开张了。不久，杨花就成了赤脚医生的儿媳妇。

赤脚医生的儿子死在了杨花的床上。结婚的当天晚上他就死了。他是被杨花吓死的，因为他发现杨花还是一个姑娘身。他是被杨花的姑娘身吓死的。过完了百天，做醋人就把杨花领回了家。他为原来不明真相的决定而懊悔。他信从了苍耳镇的谣言，他亲手摧毁了女儿的幸福。他应该问清楚老师有没有破了杨花的姑娘身。他向女儿乞求原谅，因为他没有查明真相。

真实的事件浮出了水面。杨花的漂亮吸引了老师，老师是下乡采风的画家，老师经常把杨花邀请出去作画。没有文化的杨花觉得自己的美貌能够被老师定格在纸上很神奇，事实上老师也常给杨花一些钱作为模特的报酬。杨花很乐意那样做。老师只是画杨花漂亮的容貌，并没有做什么非分之举。苍耳镇的女人看见杨花总是被老师邀请到封闭的屋子，她们看见杨花从里面出来时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她们还看见老师给杨花钱。她们靠一厢情愿的想象造谣。她们说杨花是个不要脸的小骚货，她用自己的身体勾引老师做交易，那些钱就是凭证。

做醋人懊悔到涕泗横流。那时他才明白一切因他的女儿太过漂亮，是她的漂亮招致了嫉妒和杀人的谣言。女人漂亮有罪么？哪个女人不想漂亮？他说他漂亮的女儿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相比起失去儿子的赤脚医生，做醋人的悲伤并不算什么。赤脚医生曾在儿子下葬第七天的夜晚悄悄走进祠堂，跪倒在祖先的灵牌下痛哭。他懊悔自己教子无方，酿成大祸。他终于在那一晚向死去的祖先敞开心扉。他说他年轻时本是一个浪子，吃喝嫖赌样样占全，并且还养过一个歌女。他在赌资输光之时被赶出了赌场，那时他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身无分文的他后来入赘卖药人家。成家之后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跟丈人学了医术，丈人死后他做了赤脚医生。他和妻子只有一个儿子，想要在异乡扎根，他必须让儿子出众。他的儿子几乎没干过什么农活，赤脚医生只让他用功读书。儿子读书的确很有天赋，他成了苍耳镇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是他不学好，竟然强行和他的女同学发生那种关系。因为他在她身上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那个女同学还和别的男同学有瓜葛。他在学校后山的管理室干下那件事情。那个女同学叫来了父母，她的父母都是那个城市的居民，他们本是准备先暴打他然后再送他去公安局的，可是当他们赶到那里却发现他躺在女儿的处女血旁四肢抽搐，抖动得像一盘摇摆的筛子。他有病，他们这样想到。他们算是理智的人，他们将他送到了医院，并且通知了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向女同学的父母下跪求饶，他说他在乡下一脉单传，要是儿子进了公安局他就绝后了。他长跪不起愿以钱财赔偿。女同学的父母不想女儿名节不保，他们拿了钱便息事宁人。自此儿子看见女同学就会发抖，他看见血也会抽搐，他被女同学的处女血吓疯了。赤脚医生只好领儿子回了苍耳镇，在那件没办法的事情上这是最好的办法。他当那件事从未发生过，他对苍耳镇的人闭口不提。出人头地不行，那就现世安稳吧，赤脚医生只好那样安慰自己。

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可是没人敢来说媒。他深知苍耳镇谣言的厉害。他知道那事只有靠他自己。他终于等到了杨花那个姑娘。她不是姑娘身，儿子不会犯病了，他很欣喜。

他没预料到儿子终究还是死于处女血。他深知那是神灵不放过他。他在年轻时是一个浪子，干过数不清的伤天害理的事。他后来想做个好人，可报应全部落到了他儿子身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他向死去的祖先那样痛哭道。

赤脚医生儿子的死亡为杨花洗刷了不白之冤，可她毕竟是一个寡妇了。虽然她只做了一天新娘，但终归是个旧人。旧人是嫁不了新人的，所以她只好嫁给金龙。

金龙的鸡巴不争气，下的崽全是女娃。在杨花为田家生下第三个女儿后，苍耳镇的人都那么说。他们说老田家要断子绝孙了，老田家的香火毁在金龙的鸡巴上了。尤其是我的小哥哥李发财生在金龙家以后，那样的话越传越疯。苍耳镇的人说，金龙娶了两个老婆，两个老婆生下的都是女娃。他命中注定无子，抛开计